徜徉在鎏金的田野

□焦目祥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大地在春风的吹拂下,万物复苏春意浓。皖南三月的田野开始了鎏金: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悄然盛开,金黄金黄,带着丝丝清雅的草香。

田野中上演的花事，招来了蜜蜂嬉闹,引来了蝴蝶舞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做宅人?何不去田野踏春?徜徉在鎏金的田野,感受那耀眼的金光,沾满一身的清香。

被誉为“原生态最美山乡”的皖南山区石台县，有江南的柔美、徽州的风韵,是一处娴静的世外桃源,三月是石台一年中最美的时光。从太平湖转过来就到了石台县七都镇境内的启田村，一路西行,沿途所及,处处都是油菜花的海洋,呈现着各种几何图形的油菜田，被山上青翠的竹海包围着。蓝天白云下的翠绿配金黄,简直就是一幅重笔描摹的油画!

山脚下、田塍的尽头散落着粉墙黛瓦的民居,或古或新、或远或近,又被油菜花反包围着,小溪潺潺,活泼灵动,人们生活在这流金的岁月里,是主角还是点缀? 都是一种大美。犹如一幅水墨画,浪漫而写意!

转到高路亭，村北的七公畈是一小平原,那里的油菜花海波起潮涌,明媚动人。这黄色的小花,单个的看并不起眼,就一点黄而已。但簇拥在一起,形成一大片,那浩大的阵势,汹涌的来势,蓬勃的气势,令人精神振奋。密密匝匝的花朵,嫩黄如刚出雏的鸭茸,肆意绽放,充满着野性之美。高路亭黑白相间的徽派古民居,被轻纱般的袅袅炊烟和薄雾笼罩着,散落在金色的海洋中,像漂浮的岛屿,有着童话般的宁静和神秘,美轮美奂!

徜徉在田间，透过金黄望着村头的老式水轮车。盈盈的春水,有足够的冲击力,冲击着巨大的水轮缓慢转动,一轮又一轮,单调地周而复始。

皖南山区的田野,做不到一望无际,硬生生地被或大或小的山横加阻拦了,给人以意犹未尽之叹;广阔的平原,能一览无余,大气、辽阔、深远,但失却了曲折的神秘之美。这和欣赏文章是同一个道理吧,不是说“文似看山不喜平”么? 欣赏一个人,不也是这样么?一眼就能看穿的人，是否过于单纯? “犹抱琵琶半遮面”更具朦胧美哦。

我喜欢徜徉在此时皖南山区的田野上,慢慢地踱步,可以想得很多很远,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就把自己交给这金黄,沉浸于清香,放松身体,舒畅呼吸,愉悦心情。转过一个山嘴,眼前豁然开朗,又是一垄金黄掩映着高大的马头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我自小生长在农村，春天的田野里也留存着我童稚时春的真切记忆：草色树影,蓝天白天;微风细雨,草长莺飞;永无尽头的小径,无人问津的荒野;还有驿动不安的少年心情，蠢蠢欲动的少年感春……此时,在这明媚的春光中,在丰沃的泥土供养之上,面对着生机盎然的春,欣欣向荣的田野，我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昂然向上。

一路向西,深入石台腹地,一路的花色花香旖旎,无不在心中激起层层涟漪。

红玉兰

□张峪铭

风和日丽的早春，就像被一双无形大手拉开帷幕一角，让你从冬留下的黯然中窥见了一点生机。

那行道上的冬青树，绿叶中夹杂着鲜红的叶,煞是漂亮。但你不要以为这是它给春天的色彩，其实这血色,是熬过了一个寒冬的生命无奈,它回光返照似的陪伴新绿走过一段时光,说不定在某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暗自飘零。

生命本是这样,哀伤中伴着热情,凋亡中又有新生。红玉兰花就这样在春天里捷足先登,早早地站在了枝头。这种学名“辛夷”,别名“木兰”的树,先开花,后长叶,它的浓郁的香气是春天最初呼出的气息。

红玉兰,开得似乎很疲惫,也许不愿与人争奇斗艳,当百花悄然密会,要渲染春天时，它却三三两两的仓促上阵,有时一棵光秃秃的枝丫上,就挺着一朵红玉兰。给人感觉一富家小姐,闻听日思暮想的情郎至此，来不及整衣敛容,也不等穿红着绿的丫环相陪,不顾矜持,就独自出来了。

红玉兰的色彩真的不靓，花瓣外是暗红色,里面泛点白,反正给人感觉红得不透亮、不彻底,白得不鲜明,不惹眼。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古戏中那迟暮美人,穿了十几年的红绸戏服,黯淡了当初的色彩。红玉兰就这样以一种老气横秋的外相闯进春天。可一旦在枝头绽开,它就决然地开放,且朵朵向上,如一只只金樽,稳重、端庄、安然。

我用手轻轻地摸了一下红玉兰的瓣,感觉比别的花瓣厚实、温润,再稍远观之,像中国瓷?可没有瓷的张扬与光鲜;像丝绸?又没有丝绸的单薄与柔软。它更像未打磨好的红玉石。对,玉兰,如玉一样的瓣、如兰一样的香。我想这大概是红玉兰得名之缘由吧。

红玉兰是夹杂在石楠林之间的,我熟悉石楠,那枝上长些琐琐碎碎的叶子,开些婆婆妈妈的小花,看不清它的瓣,好像就是些蕊,殷红如血,透不出半点味儿来。可红玉兰不一样,它浑厚、质朴的外表下，能散发出一阵阵香来。这香不含糊、不飘忽,只要你鼻子一凑,它就钻进你的胸腔,让你全身通泰、精神饱满。

《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意思是,质朴多于文采,就像没文化之人，流于粗俗；文采多于质朴的人,就流于虚伪、浮夸。只有文采与质朴相得益彰,这才是君子。又有“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样一来,红玉兰,自然成了君子之花了。

我认为红玉兰不是娇弱的女子,从那大片大片的瓣，我想像出那披着红氅的英雄男儿。红玉兰,外表不娇艳,有老成之态;香气很热烈,有熏陶之功;花瓣之坚挺,有君子之慨。

审视红玉兰,我想起了气节二字。“气节”就是枝结上开出的花朵。而质朴温润的红玉兰更俱气节,它大而端庄、香而沉静。它如那出使匈奴的苏武,在北海边牧羊,岁月已让他有了疲惫之相,但内心却依旧散发着人格的馨香；如那被俘后的文天祥,敌人的折磨,他面带忧伤,可残酷的环境又让内心磨砺得更为坚强……

红玉兰,玉一样的花,让人踏实;兰一样的香,让人陶醉。难怪屈原在《离骚》中就以玉兰品格自况:“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菊之落英。”虽未说是红玉兰,但我认为只有其“红”,才是“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血性君子。

春到江南

谢成龙 摄

醉 春

□韦良秀

季节
把香醇的美酒
送到了春天的门口

闻香而出的春天
迈着踢踏的舞步让
蓝天 碧野 暖阳
映射着宁静

微醺的春风里——
桃花满脸含羞
鸡雏歪歪扭扭
柳枝晃晃悠悠
紫燕喋喋不休

山坡上
钻出一束束秀美的花朵
与树下悠长的情思
延伸飘荡
牛背上轻轻响起的牧笛
成为这个季节里
最美的前奏

春天
散发出浓浓的醇香
那些沉淀已久的美好
发酵着人们心中的愿景

拥南风

□刘 海

南风升帐一团和气
水色乍温暖阳及第
桃李杏或红或粉的绽放
牛毛雨染绿了岸的腹鳍
与南风相拥我的心
如我的城眯着眼等待
第一缕曙光的洗礼

心境澄明如雨后空气
太多的秋水已被望穿
太多的繁华已成过去
新绿垂涎欲滴
折一枝桃花夹在书里
合上是对你的思念
打开是与你的守望
开合之间你已印在我心里

只因遇见了你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以一种恰到好处的温度
把无边春色揽入怀里
借这片明媚的春光
为你低吟浅唱爱的唇语
如果我能左右时序
定让世间处处由你设计
让你跳动的音韵
划破指尖的传奇

走进水墨灵动的歙县古村落

□陈之昌

歙县,文化名城,三月,我走进你,展开想象的翅膀，感受一方山水的灵动、质朴、诗意、浪漫。

清晨，我们一群游人沿着古朴的省道向南，道路两旁葱绿的古树与一片葱郁的群山交织在一起，仿佛是一幅让人陶醉的山水画，如摄人心魄的画卷在徐徐展开，我急切地扑入歙县的怀抱。小桥流水人家,人在画中走,粉墙黛瓦马头墙，一脉相承的古建筑风格,现代的风偶尔夹杂其间,但这丝毫不影响古徽州的徽派韵味，名扬海内外的古色古香，浸透了多少人的智慧。“天上王母蟠桃,世上三潭枇杷”。深渡镇绵潭就是其中的“三潭”之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独特的冬暖夏凉,终年云雾萦绕,雨量充沛的气候,枇杷生长条件得天独厚。

春日的朵朵太阳像一个孩子,在渔梁街上轻盈地跳跃，我们一群游人又来到渔梁码头。那是当年徽商背井离乡、外出打拼的地方。我沿着渔梁老街走了近半个小时，来到了千年石坝之上。这条建于隋唐横跨练江的千年石坝,据说是用千条青石累置于江心,才筑成了这条“抵御江水行舟楫”的堤坝。由于年代的久远,坝上的青石已经沉陷的高低交错，但千年前在石条之间嵌入的石橼却仍坚如磐石，一如当年。明清之际,徽州商人就是在这里告别妻儿告别亲人，登上船舶顺新安江南下,转浙江再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写就了“徽商行天下”的历史。屹立古坝之上,望练江之水,念天地之悠,思徽商之难,任心潮澎湃,憾叹万千。看那渔梁街上“巴慰祖故居博物馆”里“回”字型木雕也浸透了思念的力量。

中午时分天空飘起了小雨，我们又来到了北岸村，那座横跨在练江之上的红砖彻起的七孔桥，尽管岁月的河流已经把这座古桥冲刷成了陈旧、苍老、斑驳的模样,枕练江之水而居,我们的步履小心而轻盈，唯恐扰乱这古村的幽静和安宁。霏霏细雨让小巷弥漫着氤氲的水汽之中，让两侧青砖黛瓦的民居浸润着股股灵气，我们缓缓地走在斑驳青石的小巷，雾霭中伸展的黑色檐角与灰蒙蒙的天空融为一体,现代与历史融为一体,文化与经济齐头并进,古迹让村庄显得厚重,新貌令村庄勃发英姿，注重生态发展的今人能让古迹传承得更久远。

在美丽的4A级风景区雄村的桃花坝上,我们看到春天桃花竞相开放,姹紫嫣红的景色，我们在灵动诗意山水中徜徉,我们感受到歙县钟灵毓秀、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在这里仿佛随便一抓,就能纂出一把把的文人名士来。仅有清一代从雄村就走出了两位使曹氏家庭煊赫一时的显达:曹文埴、曹振镛父子尚书。雄村就是一座以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著称的古村落。在雄村,“文风鼎盛”,“不废诵读”，有很多座的祠堂或书院,出了许多的文人名士,达官贵族,清末翰林许承尧就称自己的故乡是“吾乡昔宦达,首数雄村曹”。雄村文化气息浓郁，一座座两层小徽派小洋楼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在绿树成荫之中显得生机盎然。

三月,我们就这样与歙县灵动山水、温情的乡村有了亲密的零距离接触。我想,我心中已无法忘记这幅泼墨江南山水画了。

人生有多长

□宋殿儒

一次去一个学校讲课，课间互动阶段,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学生问我:人这一辈子到底有多长? 我知道该学生突然问起这个问题,缘于我讲课之间,说到了臧克家的那首著名的诗《有的人》。所以当这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没等我做出回应,就有学生站出来替我解围说:“不就是有的人死了还活着，是说这些人虽然身体死了,而名字和精神一辈子都不会死,而有些人虽然活着,却早已死了,是说这些人在世上活得没有价值，虽说身体还活着,其实在人民的意识里早已死了。”

面对同学这样的回答，我倒一时说不出什么来。不过那位很小的同学却不依不饶地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她说:“蒋介石这样的人,一辈子会有多长?毛泽东这样的人,一辈子会有多长? ”

这样一具体，问题就好像严重了不少，班里的同学和在座的老师们好像一时都语塞了。

后来,当我要出面解答的时候,校长及时出现了,他用转移话题的方式,解除了这场尴尬局面。

不过我后来带着这个问题很认真地思索了一番。并以书面的形式,回答了这位同学提出的问题。

我认为,人这一辈子有多长,不是一个抽象问题,而是人生很广义上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长和短所能解释全面的东西,而是应深入到人生意义的深度上,才能够说得清楚明白的问题。

其实那位同学拿臧克家的诗来解释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走对了路子,只是缺少了细节的引申而已。那位小同学,却偏偏提出了人生最关键的引申问题。

我们人的一生，从生命长度上来看长短,那就是很简单一个岁数问题,你活到了四十岁,就是四十年长,你活到一百岁,那就是一百年长。而人生的一辈子不同于一般动物的一辈子。人是有精神世界的高级动物，所以评估人的一辈子有多长，就得从两方面意义上去估量。

首先人一辈子的岁数，不用多费心思,活多少就是多少,而人精神世界上的生命能活多长，那就要看人在有限的年光中做了多少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了。如果你活了一百岁,而在有生之年没有办下一件能让人民感恩的事情,并且恶贯满盈,不可一世地在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成为遗臭万年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人的精神生命就会是零,算起来这个人的一辈子，我们只能说他从作恶事那天起,就已经死了。相反,如果一个人,肉体存世只有四十年,而他却能力所能及的坚持做好事，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尽管他做的事情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并且是很平凡微不足道，但是这样的人既是早早的死了,也会永远地活在人民心底,在精神生命里,他的一辈子就是无限和永远。

人一辈子有多长，这个提法其实真的很不错，这是我们无意之间想到了一个人生意义的大问题,想到了为什么,每当我们端着幸福的饭碗，而想起那些先驱? 想起像焦裕禄,孔繁森,等无数个为共和国的今天和明天而献出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的人的一个大问题?

人这一辈子有多长? 答案其实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个阎王老子,他没那么大权力把一个人随便埋葬，活着是自己所为,死了也是自己造成的。想一辈子活得很长,甚至到永远,那么只有在活着的时候给这个世界的人办好事办实事，远离恶丑，崇奉善美，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否则,人的一辈子离死很近。

乡村顽童

□钟小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只有父亲一人是商品粮户口有粮油供应，一家人显然不够吃，只好从位于枞阳县的井边铜矿，迁回到老家无为县洪巷公社双狮大队(现为洪巷乡龙泉行政村)荒圩生产队落户,母亲参加生产队劳动,好歹以工分换点口粮。

那时的老家，不要说我家这样缺少壮劳力的人家，就是有壮劳力甚至好几个壮劳力的人家，饭也不是敞开肚皮吃的,都是中午一顿吃干饭,早晚两餐是煮粥捞饭,米和冷水一道下锅,等锅开时,用爪篱将米粒捞到碗里,放在井字型木架上,盖上锅盖,锅底添一把火,焖上一会就可以了。我喜欢在粥里放白糖,舌尖享受甜蜜,后果由牙齿承担,蛀牙不可避免。

回到老家，我家六口人有两三年时间，是借住在戴洼一个拐弯亲戚的一间十来个平方米的草房里。挤肯定是挤,只是小屁孩体会不到。

雨后天晴，穿着开裆裤的我捧着毛竹做的碗，跑到门前的圩堤上边吃饭边看神奇的抽水机排水，一不留神摔到了，额头撞在横跨圩堤的抽水机管道接头棱角上。我当时疼不疼现在一点不记得了，只隐约记得母亲又哭又喊。从此,我的额头上就有了一道月牙形瘪下去的疤痕。说来也巧,我到矿山工作,干的就是井下排水工作,一干就是十七年。

成长的过程,谁没有个沟沟坎坎、磕磕碰碰,尤其乡下孩子。元颂放牛,从牛背上摔下来,就把肠子摔坏了,在襄安医院住了好长一段时间；迎春的腿被蛇咬过,肿得很粗。用嘴吸伤口,用水洗,用头发扎伤口以上的部位,再用草药敷,没几天,迎春的腿好了。我八岁那年,跟小伙伴摔跤玩,先是跟迎春摔。迎春和我同一年出生,比我小三个月,我用别腿摔连赢三跤,迎春的表哥建国见状就替表弟出头，提出要跟我摔。摔就摔,你以为你比我岁数大,我就怕你呀。建国比我大两三岁,力气比我大,技法也比我高,我被他摔倒,在倒地的瞬间,出于本能,左胳膊肘撑地以保护身子，不料胳膊肘撑到石头上，自然很疼，爬起来试着伸伸左胳膊,怎么也伸不直。有一个从芜湖来的下放知青,大人们称呼他小戴,会拳术能治跌打损伤，他在我受伤的胳膊上摸摸捏捏,从杉树上剥下两块树皮,把我的左胳膊肘夹住,用布带子绑好,半个月时间我受伤的胳膊基本上就好了。我跟人摔跤摔伤了胳膊,父亲知道后，没有对我好言安慰，而是严厉训斥,父亲黑起脸来真的好怕人。

大概在我五岁时，父亲在紧邻荒圩的洪庄，用菜地和元颂家换了一块宅基地,盖了两间土墙草屋:一间是卧室，放两张床，我和两个姐姐挤一张床,姐妹间姐弟间为争被子,少不了窝里斗。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就觉得睡得从没有过的舒服，香甜间朦朦胧胧地听到母亲喊我到床上去睡。早上醒来后才知道，我夜里裹着被子滚到床下去了，姐姐们冷，半醒不醒地抓被子,怎么抓就是抓不到。听了姐姐们的诉苦，我很没良心地张开豁牙的嘴大笑起来。

另一间是厨房兼餐厅,一角放鸡笼,锅灶边堆柴草处是猪窝。一只老母鸡越位跑到猪窝里下蛋,结果被猪压死,母亲很心疼,我却很欢喜,意外地开了顿荤。我家养的猪,在年底杀掉,留下猪油、下水和部分肉、骨头,其余的给生产队换成口粮。我家养猪，一般都要养一年多时间,一头猪快肥时,再捉一头小猪,保证年年有猪杀。

顽童都贪玩,有时实在没得玩,我就想点子玩。没有马骑,也没有资格放牛,那就骑猪。我还是有安全防护意识的,为防从猪背上掉下来，手就要抓住什么东西,猪身上有什么可以抓的呢,自然是猪毛,我一抓猪毛,大概用力过猛,猪一吃痛,猛地向前一窜,我被掀个仰八叉,屁股蛋跶得生疼,这事留下的阴影挺深,多年后，我在游乐场骑马，那一个胆战心惊。也曾创意地把小猪的尾巴系在大猪的尾巴上，结果小猪被大猪倒拖得惨叫连连。母亲一看就知道是我干的好事,作势要打我,我忙逃跑,母亲就装模作样地在后面追,当然追不上。我边跑边挑衅:“桐城佬,桐城佬,你打我,打不到。你要打,我就跑,气得你,哇哇叫……”母亲是枞阳人，大概因为枞阳是从桐城分出来的,村里和母亲同龄的妇女,分不清枞阳桐城,有时就戏称母亲为桐城佬,我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母亲要打我,就不喊母亲“咪玛”了,喊桐城佬来报复。母亲听了哭笑不得地骂:“小豆子鬼，没出息,就晓得拉莲花落。”

童年的我,不是只晓得玩,也晓得去挣钱。当人工培育珍珠成为发家致富的一条门路时,河蚌变得值钱起来,哦,大肚子蚌不值钱,三角蚌值钱。和小伙伴一样,我赤条条地跳进号称天河的西河里,推着洗脚用的木盆,摸起河蚌。收获自然是有的,拿到蜀山街去卖,还真能卖到钱。我花了六毛五分钱,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成语小词典,再用一毛钱叫安剃头匠剃个头。工人的儿子,要比农民的小伢讲究,我剃头都是在街上剃,从不在村里剃。钱当然还有剩余,带回家交给“咪玛”? 笑话,买几个米粉饺子干干再讲。

还是住在草屋的某个夏日，父亲到矿里上班去了,大姐二姐上山打柴去了,妹妹在外面跟一帮小丫头怪玩“抓子”,家里就我跟母亲，一条擀面杖粗的菜花蛇从“天”而降,从屋梁上掉下来,落在水缸盖上的脸盆里。母亲怕我害怕,忙说华子不怕不怕,这是家蛇不咬人的。我怕蛇吗? 迎春被蛇咬过怕蛇,我可不怕。上学的路上见到蛇,我有勇有谋,捡起石头扔过去砸。

那时的我，懂得什么环保和生态平衡,只晓得在小伙伴面前逞英雄。

顽童就是顽童。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244000 电话:总编室:5861226 编辑部:5860131 (传真)办公室: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13093338989 (联系人:缪振清) 广告经营许可证:铜广证第3407006号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订价:全年价80.00元 印刷:铜陵日报印刷厂